



左：2014 年法兰克福文化节上，法轮功欧洲天国乐团通过市政厅所在地罗马广场；右：花车上的法轮功功法演示

法轮功团体亮相法兰克福文化节 华人震撼

（明慧记者德祥德国法兰克福报道）“看，法轮功。”“很好看呀。”“天哪，是法轮功。”在大陆游客的眼中，法轮功团体在 40 多个各民族不同团体的游行队伍中，无疑是一道非常特殊的风景。这是 2014 年 6 月 28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多元文化节上的一幕，由多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展示法轮功功法的花车、仙女舞蹈、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的方阵和腰鼓队，共同组成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法轮功团体所展现的平和与优美，与中共迫

害之惨烈形成鲜明的对照，给沿途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华人被游行阵容震撼

一个中国女学生路过此地，突然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张大着嘴表情很震撼。她在国内听说过不让炼法轮功，但是法轮功是什么她不知道，而且有这么大的游行队伍，更是不可思议。当她听学员讲什么是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又看到法轮功队列中有那么多外国人时，很认同法轮功，表示回家后要深入了解一下法轮功。

几组大陆游客，看到法轮功在国外能参与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很受震动，直说“真没有想到（法轮功的游行）”，“阵容很强大啊！”。

反活摘器官 法兰克福人排队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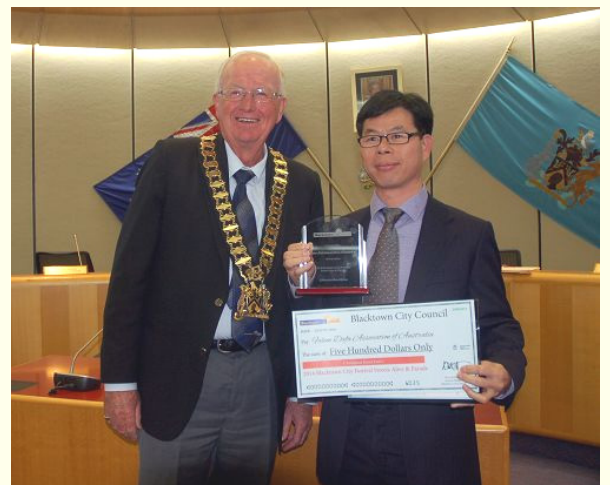
游行结束后，法轮功学员还在市中心的法轮功真相展位上，向民众演示功法，并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展位桌上放着将要递交给联合国的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表格，人们排队等待签名。◇

明 ◎ 慧 ◎ 简 ◎ 讯

▲2014 年 6 月 25 日晚，澳洲悉尼黑镇市市长罗宾逊先生向市议会全体与会者宣布：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一年一度的黑镇城市文化节 2014 年游行中获得冠军。这是法轮功团体七年蝉联悉尼最大城镇游行冠军。右图为市长罗宾逊先生和法轮功学员代表约翰（John Zhuo）。

▲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于 6 月 25 日至 28 日率团访台期间，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谴责迫害，呼吁立即结束这场在人类历史上对信仰与人权最惨烈的迫害。

▲大陆游客来欧洲景点退党服务中心申请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明显增多。



让 岗

【明慧网】1999年秋季，我们县开展了公务员竞聘上岗，文件规定竞聘上后不干的，去掉公职；聘不上的，下岗回家。竞聘总票数是128票，我得126票，几乎是满票上岗。我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庆生，是一位很正直、很好的年轻干部，因某种原因竞聘失败。他非常想不开，想以死鸣不平。几天来，家人一直跟在他身后看着他，小孩才6岁。有一天，在大门外，我看到他的妻子、孩子。他妻子求我劝劝他。我一进他屋，看到他眼睛哭得红肿。他看到我就说：“张姐，你来了，以后，你兄弟媳妇、孩子，你就多照顾了。”我一听这是与我话别啊，赶紧劝他：“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打了几个电话跟领导沟通，都没有办法为他转员。我也只能劝他想开些。可我感到面临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他求死的心铁了。面对一个珍贵的生命，我不能看着他白白去死啊，怎么办？望着他一家三口凄苦的眼神，我突然心生一念，把我的岗位让给他吧！一念震惊了自己，也震惊了小城上下——我光光鲜鲜满票上岗，岗位又极其特殊，在常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美差，肥差，为了要救这一家三口，我舍弃了。我想，我没有工作了，可我还有命啊。那时我刚修炼法轮功几个月，我从一个曾经濒死六次的药篓子，变得红光满面，顽疾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张全良原是重庆煤炭设计院电脑工程师兼英语翻译，曾在西山坪劳教所被中共迫害三年。恶警们指使吸毒者，数月早上只给张全良四分之一块馒头；中、晚餐只有一小勺饭，没有菜；不给水喝，一天小便一次，七天大便一次；数月方许洗漱一次；一天数次毒打，各种花样翻新的迫害与折磨。恶人们还不断地毒打张全良的头部，使张全良的大脑受到严重伤害，头晕，失语、记忆丧失。恶警恶人们企图摧垮张全良的身体，企图把他折磨成白痴、精神病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警察找他谈



全好了，我的命是师父给的。师父让我们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就这样，我下定决心，就跟庆生说：“别担心，张姐的岗位让给你。”他听我这样说，当着全体机关干部的面，一下就跪在我面前，痛哭失声：“张姐，你不用让给我，你能这样说，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好人，我已经是知足了，死而无憾了。”我说：“你别说傻话，我说话算数。”我马上撕下一片纸，当着大家的面写下让岗的承诺。

周围领导、同事几十人都在喊我，着急，多数人为我惋惜。当我走出自己奋斗多年的工作岗位时，心里没有失望，只有一种欣慰、坦然、从未有过的轻松、解脱感。晚上，领导让我丈夫赶紧回家看看，是不是我在后悔大哭呢，快回家安慰安慰吧。丈夫回到家一看，我安安静静抱着一本

《转法轮》看书呢！

两天后，省、市、县级电视台都来采访我，问我是什么境界让出这么大的利益。我说，不是因为党员，是我炼法轮功了，是大法教我这样，不能见死不救啊！

几天后，在单位一百多人的欢送会上，所有的人都哭了。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心里非常平静，因为法轮大法修炼让我明白了因果，我该有的东西不丢。果然，我又有了生活经济来源。原本规定，竞聘上不干的，公职结束，什么也没有的。后来，领导特批给我在岗工资，一分不少，另外每月加四十元。又安排了一份农业科技课的活，跟随省长到各个乡镇讲课。

这件事在当地产生了轰动，人们口耳相传，热播一时。◇

受难中感化世人



话，期望能够“转化”他，此时张全良已经被折磨得反应木然、口齿不清，行动迟缓了，执笔的手都在颤抖。但是，他抓住这一机会非常困难地表达了他想要说的话。他的善，感动了

这个警察，从此这个警察对所有的大法弟子态度明显好转。

有一个劳教人员，已经十几年不断地在劳教所和监狱之间辗转度过。恶警以为他的恶习重，就把他派去看管张全良，希望他狠狠折磨张全良。可是，他很快就被张全良的慈悲和善良给感动了，不仅不迫害他，反而还尽力维护着张全良。

后来，恶警只好把他调到另一个小组，他继续千方百计的帮助和照顾大法弟子。他说：我这一生遇到的人，只有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好人，我如果炼法轮功，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出去后我也要炼法轮功。◇

山东农大附属学校女教师王秀平遭受的迫害（三）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农业大学附属学校女教师王秀平，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受到中共各级人员的长期迫害，先后被监视、关押、拘留、抄家、劳教、判刑、开除公职等等。在劳教所、监狱等遭到了种种酷刑折磨。

三、肥城看守所：拳脚击头踢腿戴死刑犯脚镣

……在看守所里，王秀平不配合恶人的要求，恶警夏方庆给她戴了死刑犯脚镣，并把她的手和脚铐在一起，让两个恶人把她抬进监室。后来手铐摘了，脚镣戴着，根本走不了路，只是一脚一脚的移动。夏方庆还说：要她戴着出看守所。不论吃饭、睡觉还是上厕所都戴着，每移动一小步都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后来，犯人之间打仗，出现暴力事件，大半夜被打的人“嗷嗷”叫，夏方庆值班，却不管不问。看守张斗年经常骂骂咧咧，因王秀平不穿号衣，经常威胁她。

这期间，肥城国保大队的几个恶警到王秀平家抄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武汉，家中没人，朱传祥带着恶警把她家抄的底朝天，能值几个钱的东西都抄走了。

四、山东女子监狱：挨冻挨饿、笔尖戳手、踩摁摔打、浇冷水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王秀平被肥城市法院诬判三年六个月，她不服，提出上诉。九月二十九日，泰安市中院下达所谓终审裁决“维持原判”。不久，王秀平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

恶警徐玉美把王秀平从出入间接到集训队。几分钟的路程，徐玉美极尽尖酸刻薄的讽刺挖苦她。到了集训队先是搜身，她们把她穿的所有衣服都扒光，一点一点的检查，连衣服的缝隙里都要捏一遍，生怕带进法轮大法经文。然后她们把王秀平带到徐玉美的办公室问话，她不配合，徐玉美就叫那些犯人狠命

地推搡她，把她推搡进监室里。后来犯人逼王秀平写东西，她不写。五个犯人把她逼到阳台（监控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一个摁住她的脖子，一个把她的胳膊拧在后边，两边各一个人顶住她的腿，张明（淄博人）抓住她的右手，捏住她的食指和拇指让她握笔写东西，她还是不写。张明就拿笔尖使劲戳她的拇指和食指。

王秀平奋力反抗，她们就把她从桌子上摁到地上，使她胸部着地，一个犯人使劲踩住她，她四肢用不上力，呼吸困难。她心里明白，那犯人再用力一踩，她就会死去。当时她几乎绝望，心生一念：师父，我就是死了，也要在大法中。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好了。紧接着犯人拿走了踩在她身上的脚。这时她已精疲力竭，瘫在地上。一个人拿着那张让她写东西的纸，在她眼前抖动着说：这是你写的。王秀平一看，上边只有几个不成字的笔画和她用力扣出的一个洞。王秀平的手指被张明用笔尖戳出了血，由于被她们野蛮捏攥，王秀平的手肿了二十多天。后来又有几次逼着她这样写东西，均未得逞。

二零零九年的冬天格外冷，十一月份刚一立冬就下了一场雪。王秀平的棉衣棉被被犯人们拿起来，不让她穿用，冻的她直打颤。恶警徐玉美还说：谁也不能帮她。别人都睡在床上，她们让王秀平睡在水泥地的木板上，只盖着一床类似毛巾被厚的所谓“被子”。关押王秀平的黑监室正对着厕所的门，那门总是开着不能关，连夜里睡觉也是开着的。到了十二月、一月，天气冷的滴水成冰，从厕所窗子里刮进来的风直吹着王秀平的头顶。

犯人刘芊（肥城实验小学的教师）经常开窗子故意冻她，还时常拿硬塑料衣服撑子做出要打她的架势威胁她。临沂的诈骗犯王淑燕经常满口脏话的辱骂她。有半个月的时间郑海燕、王淑燕只给王秀平一

点饭，饿的她浑身无力，夜不能寐。别人的餐具都放在厨子里，她们把王秀平吃饭的缸子放在地上，不让放在厨子里，扫地的时候故意把她的缸子扫的叮当响。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郑海燕不让她饭前洗手，还故意憋她不上厕所。

犯人余弘（泰安人）和王荣诚（家住青岛丽海公园十九号楼）相互勾结，不让王秀平睡觉。白天刚一打盹，余弘就大声喝道：白天还敢睡觉！余弘邪变以后，做了很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有一天，她在恶警徐玉美的支持下，一夜不停的折磨一个刚入狱的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从点完名睡觉直到早晨喊起床，余弘才回屋睡觉（除重病号外，都不能白天睡觉，而余弘受宠于恶警，特许其白天睡觉）。她经常有事没事的辱骂、刁难法轮功学员。有一次余弘让王秀平念邪恶的书，她不念，余弘就不让她睡觉。她看到余弘睡觉去了，也上床去睡，谁知刚一躺下，余弘立即起身，把她抓起来摔在地上说：放明白点，不要命了！

有一次各号里的号长、值岗等十几个人，在徐玉美的指使下，围着王秀平，让她写什么东西。她不写，她们就把她摁在地上，一个值岗的犯人使劲捂着她的眼睛，另一个从厕所里拿一块抹布捂她的嘴，抹布发出奇特的臭味。余弘用力踩她的腿梁骨，腿梁象裂了一样疼痛。余弘的辱骂、喝斥声整个楼层都能听得到。她经常背着手在走廊或大厅里走来走去，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余弘每天都打与她同一监室的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吕君，有一次打的她鼻青脸肿，还鼓起了包。肥城的赵凤也做了很多邪恶的事。泰山医学院的一个恶人因王秀平不去看邪恶电视，就罚她站，她不配合，赵凤就伸手打她。其他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时，赵凤在背后不是打一拳就是踢一脚的。（待续）

化解仇恨的良方

【明慧网】在法轮功学员的交流体会中，有很多学员谈到了自己修炼后化解仇恨的经历。

比如，一位母亲与儿子因为经营反目，母亲被自己的儿子和警察冤枉，被判十年徒刑。在被关押的第四年，这位母亲有幸接触到一位遭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她也学起了法轮功。

没学法轮功以前，她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心态：“那时在狱中只要一提起我坐牢的原因，我气得大叫，大骂把我送入监狱的那些人。天天在气中的我，浑身是病，生活不能自理，躺在床上每天都在想，出狱后报复他们。”

学了法轮功以后，这位母亲明白了法轮功师父所说的。她反复地读《转法轮》，越读心里越亮堂，读着读着没有了仇恨，不知怎的，心里有一念总想谢谢他们这几个把她送入大狱的人。这位母亲庆幸的是她因祸得福，与法轮大法结缘。

文章在结尾写道：从监狱刚回来时，二儿子看我几次，嘴里还干不净地骂我，怕我报复他。我对他说：我现在学大法了，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要不学大法，你早不知被我打哪去了。儿子听我这么一说，高兴地说：大法真好，法轮功真好，妈妈学大法了，不跟我一般见识，我也学大法。

从那以后，儿子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每天嘴里念着“真善忍”，现在对我非常孝顺，也非常后悔他以前的所作所为。

这位母亲是幸运的，在仇恨激化的时候，“真善忍”的法理驱散她心中的阴霾。不但仇恨得以消除，走上法轮功修炼道路的人都会变得心胸宽广、与人为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五年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受不公正待遇，可是他们依然慈悲地向所有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即便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遭受迫害和酷刑，给他们的家庭、工作带来多大的伤害，他们依然用善念对待迫害他们的公检法司人员。有许许多多参与迫害的人，真的明白了迫害的罪恶，放弃恶行，有的毅然走入法轮功修炼。这些在明慧网有大量报道。

中共是大量制造仇恨和煽动仇恨的罪魁祸首。它一直宣扬斗争哲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仇恨，欺骗世人跟着它行恶。为了夺取地主的土地，资本家的财产，它把地主、资本家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霸，利用人们不劳而获的心理，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它破坏了以道德为基础的传统文

成阶级对立起来，挑动仇恨，利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迫害法轮功，其用的都是相同的手法。

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制造出各种谎言，随着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清真相，这些谎言一个个被揭穿并广为人知。可见中共才是制造仇恨的元凶。

如今中共把所有的职能、执法等等公权力部门全部变成敛财的工具，造成民怨沸腾。比如时时发生的城管打人、打死人；商贩打死、打伤城管；越演越烈的医患纠纷；强拆、违规占地造成的流血事件等等。这一切仇恨、危机的根源就是中共。显而易见，解体中共及其党文化，回归人善良的本性才是化解仇恨的良方。◇



央视录像中，央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隔离帽，还把最容易携带病菌的话筒伸向了“严重烧伤的”女孩刘思影。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医院难道连最起码的隔离防护都忽视了吗？

说“秤”



【明慧网】过去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十六两为一斤，所以半斤和八两就

是一样的。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定十六两为一斤呢？

是他们不聪明吗？不是的。

传说我们的先人观察到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正好是十六星。北斗七星主亡，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一切。所以说：人在做，神在看。

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短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

给人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二两，禄星就给这个人减禄；要少给三两，寿星就给这个人减寿。

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神在看”，所以人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共产党破坏神传文化，在六十年代把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在中共党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好事呢，其实是在破坏传统文化，使人没有心法的约束，道德急剧下滑，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了。◇